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八十二回 武杰養傷真武頂勝 奎剿滅鬆林莊

話說小蠟子武杰覺著傷口一陣疼痛，倒於就地。歐陽德一瞧，知徒弟是受了馬萬春的毒蒺藜，非勝家寨的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治不了這毒蒺藜傷。歐陽德把徒弟背起來，順路上了真武頂。獨角太歲馬萬春見武杰被蠟子歐陽德救定，他立刻率眾回歸鬆林莊。天色大亮，大家在大廳之上淨面吃茶，歇了有一個時辰。家人擺上早飯，馬萬春吃了酒，與九花娘說：「美人，你看昨夜這事真怪，你我兩個人和眾英雄連那個人也未曾拿住，真是令人可惱！」吳太山說：「那廝命不該絕，今已拿住這個，名叫徐勝，叫家人綁他上來，你我追去他的狗命，或亂刀分屍，或開膛摘心，方出我胸中惡氣。」馬萬春吩咐家人，在大廳前排班站立，把徐勝綁將上來，我要審問於他。家人答應，把徐勝從東院空房之內，綁了推至大廳之前。徐勝見獨角太歲馬萬春坐在當中，九花娘與他並肩而坐，兩旁坐定群賊，桌上擺的山珍海味，大家在吃酒。徐勝看罷，勃然大怒，說：「你這伙狐群狗黨，今把你徐大爺拿住，該當怎樣？我乃六品千總，奉欽差之諭，來拿你這伙叛逆之賊！你等要殺國家職官，情如反叛，在官應役之人也拿你等。你等上為賊父賊母，下為賊子賊孫，」

妻，自己終身為賊，罵名揚於萬世。審問明白，把你等平墳三代，禍滅九族。我徐勝今日死在你等之手，總算為國盡忠。」

馬萬春聽徐勝所罵之言，立刻把酒杯一擲說：「好無名小輩，敢毀罵你家莊主爺，叫家人們把他綁在抱柱之上，開膛摘心，作一碗人心湯，大家吃了醒酒。」

那家人王榮，帶手下人來至徐勝面前，伸手將他綁在抱柱之上，叫家人挑一擔水，拿過一個木盆來，放在徐勝面前說：「姓徐的，你要骨氣點，我要開你的胸膛了。」徐勝說：「小子，你只管來，你爺爺不怕，大丈夫視死如歸。」王榮回頭，叫伙計姚謊山過來，說：「伙計，你膽量大，把他開膛摘心。」

姚謊山說：「交我吧！我把他開膛摘心，咱們也取出他的人肝來，叫廚子給咱們作一點清烹人肝，你我喝酒。」王榮說：

「好！姚賢弟，你就照樣辦理。」徐勝此時雖說不怕死，也是膽怯，想起家中父母早喪，就剩下自己孤身一人，一死之後，結髮之妻不能見面，彭欽差那裡一點信兒都無人去送，大概武杰亦死於此處了。心中說：「結髮之妻，你要見我之面，我這一靈不散，可去給你托上一夢，你要替我報仇雪恨。」徐勝想到這裡，只見姚謊山將手中光閃閃的一把中耳尖刀，長有一尺六寸，寬有三寸有餘，銜在了嘴內。他腰繫一條紅圍裙，來在徐勝跟前，用手把他的衣服鈕扣解開，先用左手在徐勝心頭一點，定准下刀之處，照定前心正要刺去，忽然從西房上飛下一隻鏢來，打在那姚謊山的後腦海之上，「哎呀」一聲倒於就地，鮮血直流，登時身死。

這時從西房上跳下一位老英雄，年過七十以外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方口，花白鬚，身穿藍綢子褲，條洋綳搭包，足下白襪，青緞皂靴，手使金背刀。這位老英雄，他是在此處宣化府黃羊山勝家寨住家，父名神鏢勝英，

平生所練硬功夫，天下無敵，會打各樣暗器，教了一個大徒弟黃三太、二徒弟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，還有自己的兒子名叫勝奎。家有良田千頃，百萬之富，自己行俠仗義，人送外號叫銀頭皓首勝奎，他是少年白頭，為人謙恭和藹。今日因小蠟子武杰受毒蒺藜之傷，他師父歐陽德救至千佛山廟內，知道非勝家寨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治不好。歐陽德連夜趕到勝家寨，天色已亮。叫莊客回稟進去，銀頭皓首勝奎接了進去，問道：「歐陽賢弟久違了！你於何時出家？」歐陽德把前項之事細述一遍，又說：「吾徒弟被你的家人獨角太歲馬萬春打了一毒蒺藜，他窩藏江洋大盜，還有妖婦九花娘，殺了六品千總徐廣治，你是他的主人，事犯當官，也是跑不了的。」勝奎說：「賢弟所說，一概不知。吾今點齊家將，拿他前來問罪。我給你拿藥去。」

進裡院取出五福化毒散和拔毒膏藥，歐陽德拿著便立刻告辭去了。

這裡銀頭皓首勝奎到了外客廳之內，叫家將李環、李佩二人，點六十名家丁，各帶兵刃出了莊門。勝奎上馬，到了村外，說：「李環、李佩，你二人跟我到鬆林莊去，如見賊人，一並拿獲。我先上房，到裡面看他所作何事。你等從大門進去。」勝奎說完，兩個家將答應，立即前往，催馬來到鬆林莊前。紅日東升，莊門大開。勝奎跳下馬去，立刻飛身上房，至裡面見大廳上綁定一人，正要開膛。勝奎說：「好小子！」一鏢打倒姚謊山，跳下房來，說：「馬萬春，我派你在这鬆林莊照應我的田地，你竟敢聚集匪類，私立公堂，擅殺職官，我先把你拿住，交官治罪。」外邊來了李環、李佩兩個家將，領了六十名莊丁也來到了。九花娘見事不好，先自逃走。馬萬春是跟勝奎練的，不敢動手。青毛獅子吳太山等都知道勝家寨的厲害，無人敢惹，全皆逃走。勝奎拿住馬萬春，

把徐勝放下來，問他因何被綁，哪裡人氏？徐勝把自己的來歷，細述了一遍。勝奎說：「原來是彭大人那裡的差官老爺，我把這廝交尊駕送至宣化府去。」徐勝說：「甚好，就托莊主分心。」

還未領教莊主尊姓大名？」勝奎說：「我家住宣化府黃羊山勝家寨，姓勝名奎，綽號人稱銀頭皓首。我這家丁馬萬春任性妄為，我也曾說過他，他總不聽，我今不能管他，叫他當官去領罪了。」徐勝說：「很好！」立刻套了一輛車，把馬萬春裝於車上，給徐勝一匹馬騎，叫李環、李佩送徐勝、馬萬春到宣化府去，勝奎自己回家。

徐勝等押解著馬萬春，順路到了宣化府欽差大人的公館。

徐勝下馬進了公館，見高源、劉芳二人正自吃完早飯。他們看見徐勝，說：「你二位昨日怎麼沒回來呢？大人感冒風寒，正自無有主意。」徐勝說：「我見大人細說，你二位隨我來呀！」

到了上房，彭公方吃完早飯，見徐勝進來，問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？武杰往哪裡去了？」徐勝說：「我二人奉大人之命，去找那妖婦九花娘。至鬆林莊有賊人馬萬春窩藏江洋大盜，與九花娘都在那裡。我被獲遭擒，武杰也不知死活。我被馬萬春正要開膛摘心，有他主人銀頭皓首勝奎，知道他家人馬萬春不法，領莊丁把我救了，拿獲馬萬春，喚他家人李環、李佩送我與馬萬春來至大人的公館，求大人速辦馬萬春。」彭公說：「把馬萬春帶來，我要細細問他。把來人差回去，說與他主人無干。」

徐勝出來說：「你二人回去，大人說與你主人無干，把馬萬春留下就是。」李環、李佩二人回去不表。

卻說徐勝帶領眾人，領馬萬春至大人面前跪倒。大人喝道：「下跪的是馬萬春麼？」馬萬春答應：「是。」大人說：「你窩藏江洋大盜與妖婦九花娘，謀為不軌，殺害職官，情如反叛，你從實招來！」馬萬春說：「我是愛交朋友，因吳太山是保鏢的，他同我至厚，昨日來家拜訪，還領了七八個朋友，說是往口外去找人。九花娘她母親是我姨娘，他來至我家，我們是親戚。」彭公一拍桌子說：「你說你們既是安善良民，為什麼與我的差官動手？把我那個差官給殺了，要破這個差官的腹，你從實招來！」馬萬春說：「我昨日晚上同朋友吃酒，從房上跳下兩個人，提刀動手，我等認作是賊人前來明槍，故此同他動手。」

一人被我們追至村外，讓那小方朔歐陽德和尚所救，不知往哪裡去了？被我所拿之人，只審問他是哪裡的賊，姓什麼，叫什麼？我主人來說我私殺官長，我要知是大人差官，小人斷不敢如是。」彭公說：「馬萬春，我來問你，九花娘往哪裡去了？」

吳太山這八九個人，又往哪裡去了？」馬萬春說：「小人被我主人拿住，他等全都嚇跑了，我也不知他們走哪裡去了。」彭公說：「馬萬春，你敢結交匪類，隱藏大盜，你就不是好人。」

即叫高源、劉芳說：「你二人速送他去縣衙，按律辦他。」便把他所作的事，寫了一個名帖，交高源、劉芳將他送至縣衙。彭公暫住這裡養病，遞了一個折子，參知府王連鳳庸劣無知，辦事糊塗。過了幾天，上諭下來：宣化府知府王連鳳即行革職。

這且不表。

且說武杰在廟內養病，他師父已把那毒蒺藜傷給他治好。

自上了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，他那鏢傷已好，但在廟中吃的是小米粥、饅頭，他實在不慣，自家又不能走。一日，他在千

佛山真武頂山門以外，瞧見那山前山後，樹木成林，果然是峭壁石崖，山清水秀。自己往前信步行走，下了山坡，一路上青山疊翠，碧柳如煙，樵夫高歌於山坡，牧童驅牛於野外，青絨一片，俄然一新；農夫荷鋤於田野，漁翁垂釣於河岸，游魚正躍，野鳥聲喧。武杰到處賞玩，不知不覺到了宣化府西門內大街。見坐北向南有一座酒樓，上寫勝家酒樓，包辦筵席，應

時小賣，裡邊刀勺亂響。武杰手無一錢，因腹中饑餓，便進了酒樓，見東邊是櫃，西邊是灶，後有些座位，那東邊是樓梯。

武杰登梯子上樓，見這座酒樓上是十間，北邊有六個座兒，南邊有六個座兒，樓窗大開，四面都是奇花異草。武杰坐在西邊第三個座上，叫跑堂的過來，要酒要菜。跑堂的答應，問道：「要什麼酒、什麼菜？」武杰說：「給配四樣菜，要兩壺黃連葉酒。」跑堂的下去，不多時擺上小菜碟子，又把酒送來擺上。

那武杰自斟自飲，越喝越高興。只因到真武頂上，並未吃著酒肉，今日開齋，故吃得很高興。吃喝已畢，跑堂的撤去殘桌，算了帳，該錢三弔四百五十文。武杰說：「給我寫上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我們這裡一概不賒，俱是現錢。」武杰說：「你跟吾去取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我們這裡不跟你去取。」武杰掄起巴掌，正打在跑堂的臉上。跑堂的立刻跑下去說：「掌櫃的，樓上來了一個吃飯的，他不但不給錢，還打我。」掌櫃的姓鄒，山東人，聽伙計一說，氣得他冲天大怒，說：「好一個蠻橫的，你吃了飯不給錢，還敢這樣無禮。伙計們，把他拿來打死，我給他償命。」有幾個伙計立刻就拿傢伙，只見從樓上跳下一個小蠻子來，往外就走。眾伙計說：「小輩！你休想逃去，我等把你生生打死。吃了飯不給錢，你還打我們的人。」武杰也不同眾人說話，往外就走。有一個伙計過去，伸手要抓武杰，卻被武杰一拎腕子，拉倒在地。那些伙計各擺兵刃，往上圍住了武杰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